雄與雌

有人說，英文比較中文難學，因爲就以動物而言，同一種動物，雄性的是一個稱呼，雌性的是另一個稱呼，這種稱呼，許多時候還是相差得很大的。

不說別的，就是「人」罷，「男人」是（MAN）而「女人」則是（WOMAN），已經相差得很遠。

並不是像「雄獅」是（LION）而「雌獅」是（LIONESS）；「雄虎」是（TIGER）而「雌虎」則是（TIGRESS），那麼簡單單的多加一點點，或更改一點點，易使人推敲出來。

其實最明確易記的，還未算因爲就以動物而言，同一種動物，得到獅或虎，而是狼，因爲雄狼是在「狼」（WOLF）之前多加一個「他」（HE）而成（HE-WOLF）；雌狼則是在「狼」（WOLF）之前多加一個「她」（SHE-WOLF）而成。

可惜的是，這種例子並不太多，「雄狐」則是（VIXEN），根本上雖在兩詞之間，找不到半點兒相近的痕跡呢。

接近人類的家畜家禽之類，一樣是很難搞得清楚的。

雄狗是「DOG」，而雌狗是「BITCH」，兩個名詞之間，一點兒相近處也沒有。

雄牛是「BULL」，而雌牛是「COW」，跟狗的情形大致相同。

外語風詞

大俠于承惠

看過許多武俠電影，覺得最具大俠風範的則是于承惠。

那一位在紅磡體育館中看于大俠表演雙手劍，簡直被他的神威懾住了。只見他斜東衣袖，裸露半邊胳膊，長髮美髯，修長的小腿緊束綁繩，足踏快靴，長劍七尺，閃閃生輝……。

于承惠有練功人羨慕的高大身材。他體魄魁梧，身高六呎，虎背腿長，所以看來特別有一種威嚴神威。

據說于承惠所舞弄的雙手劍是他自創的。他是個有點文材的中年，肄武術家，偶然翻閱一些歷史資料，覺得古代許多傳將所佩長劍，都比武將的長輕靈的劍有剛手直勁之特。但如何能令修長的滿西，刀的家遇，尤其當他雙手直勁之時。但如何能令修長的凌厲之氣壓頂的凌厲之氣呢？這就得講究功夫了。

散場時，與兩位記者跟隨這幸功夫演員一起去消夜。近看于承惠，發覺他與我在香港所見的電影大俠有頗大不同。他是屬於樸實而沉厚的那一種功夫人，甚有民族味與古典美。

我特別讚美于承惠的服裝。他說是自己設計的，原本不是裸露的，但因爲鏈制時造窄了，將鏈就錯索性以穿一半。由此可見這位大俠處事微小亦甚具創造性。

紫水晶 謝凝雨

醒目

隨窗客

●奇歌

由醫生執照試考起談試題

港府建議修訂法例，放寬醫生執照考試，可是，「獲自動認可」來港執業的醫生仍祇限于在英國本土、愛爾蘭以及英聯邦國家取得醫生資格者。這樣，美國的醫學博士仍得到加拿大等國去「混」一資格。美國是世上醫學與醫藥十分進步的國家，在英語國家中更是舉酒。要美國醫學博士到加拿大去讀些什麼呢？當然是「混」而已！二、三十年代，上海的西醫分英美派與德日派，「英美」兩字是習慣用法，英絕不高于美，很快落美之後。

不久上海的耳鼻喉科李岡、小兒科富文壽，在整個遠東俱名醫，又俱美國醫學博士。解放以來，香港有一超級地下醫生張某，來自上海，他是美國醫學博士，不屑去「混」一資格，香港名醫斷症，每憑他協助。此點則知者已多了。

他日港人治港後，相信醫生執照考試不會太重英文。目前大陸上醫科情形我所不知，在解放以前大陸上醫科畢業的，往往醫學程度不下于「港大」醫科畢業生或且超過，祇爲英文差，不能通過醫生執業考試，乃祇得淪爲地下醫生了，這是香港病人的損失。解放前，大陸西醫極重分科，香港到處是「全科」，所謂「全科」指他們對什麼都懂些而無一真精，「小毛病」患者找他們，極易解決問題；他們對大病則未必勝任。西藥進步，有些人對「小毛病」去找所稔的喪病，要轉真遠藥，解決問題甚至有更快者呢！

汕頭成廣東第一大城

茗翁忘記了去年曾在本報還是他報，預言汕頭將代廣州成爲廣東第一大城，現在已由新華社的消息証實。

新華社的消息，雖然沒有像茗翁那樣，把汕頭稱爲「廣東第一大城」。它報道撤銷了汕頭地區建制，將澄海、潮陽、揭西、普寧、惠來、饒平、南澳八縣劃歸汕頭所管轄，這就等於說明汕頭是「廣東第一大城」了。

當然，「長江後浪推前浪」，廣東將來出現更大的城實未可料。但就目前來說，汕頭轄區已經比原來的「廣東第一大城」廣州更爲大一些了。

廣州目前轄六縣：番禺、花縣、從化、增城、龍門、新豐。比之汕頭，則廣州少兩個縣。茗翁雖然未統計過兩市的面積，究竟有多大，絕不相信八個縣的汕頭面積比六縣的廣州爲小。

至於人口，廣州有五百多萬，比香港還多。若汕頭八縣人口數字超過它，則汕頭成爲「廣東第一大城」，殆無問題了。

但聽這個大城迅速發展它原有條件發展的工業、農業和旅遊業。

海角曉吹 茗翁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壘

神田訪書空手而歸

「日本日記」——訪書神田

重到御茶之水聖橋北岸的孔廟前院，獨自一人回味二十年前初度一連多次到來的往事，感到人與地也同樣是有不會磨滅的感情的，可能動物對牠們的「地」也一樣吧，可惜族類不相同，無從知道了。晴和的雨後之次日，我有意行向西邊，不由自主地轉返，而由它兩邊的飾妹橋「御茶之水橋」過來。可能因爲東京的道路大多了，這兩道寬大的橫上，并不見有太多的汽車經過，一點「市虎」之感實，因爲交通線太多太廣而又重複，更由於專用車道很多，不似窄狹的小豆腐乾的不有汽車文明的地方，成爲的市民與成爲的汽車爭道。

「獨橋旁之「人道」回到車站，在三條射出的商肆繁忙的大街上，多太廣而又重複，更由於專用車道很多，不似窄狹的小豆腐乾的不有汽車文明的地方，成爲的市民與成爲的汽車爭道。獨橋旁之「人道」回到車站，在三條射出的商肆繁忙的大街上，晴和的雨後之次日，我有意行向西邊，不由自主地轉返，而由它兩邊的飾妹橋「御茶之水橋」過來。可能動物對牠們的「地」也一樣吧，可惜族類不相同，無從知道了。晴和的雨後之次日，我有意行向西邊，不由自主地轉返，而由它兩邊的飾妹橋「御茶之水橋」過來。可能因爲東京的道路大多了，這兩道寬大的橫上，并不見有太多的汽車經過，一點「市虎」之感實，因爲交通線太多太廣而又重複，更由於專用車道很多，不似窄狹的小豆腐乾的不有汽車文明的地方，成爲的市民與成爲的汽車爭道。獨橋旁之「人道」回到車站，在三條射出的商肆繁忙的大街上，

馬路中，遇了近左手的那一端，即昨天雨因三省堂的一條，道就是通「書」市的神田街。一連看了五六間舊書店，每店只一個女人看道。高高排滿了一京新書記，今日財力與時間，都不容個人有道文化的書籍了。

枝茂夫岩波文庫小本的重譯紅樓夢全十二冊，定價六千圓，有幾冊是用新本配成的，早已有了。再問那婦人：「可有松枝舊譯本？」——「啊！絕版了。若要查用，請去圖書館吧！對不起。」

我有舊譯本第一冊，那廝了長長臉詞的老先生，五年前因酒醉孤寂地一個人倒在洗手間門口，臨充血昏迷了十天過世了。

同北京一樣，極珍視初版書。日本對某些名作家且印有目錄和「初版書影」與初版大約的貴市價，像奧鄧一樣。舊的世界書家集，沒尋見「馬蒂斯」的，須慢慢地訪求。清末楊一斯的「初版書影」